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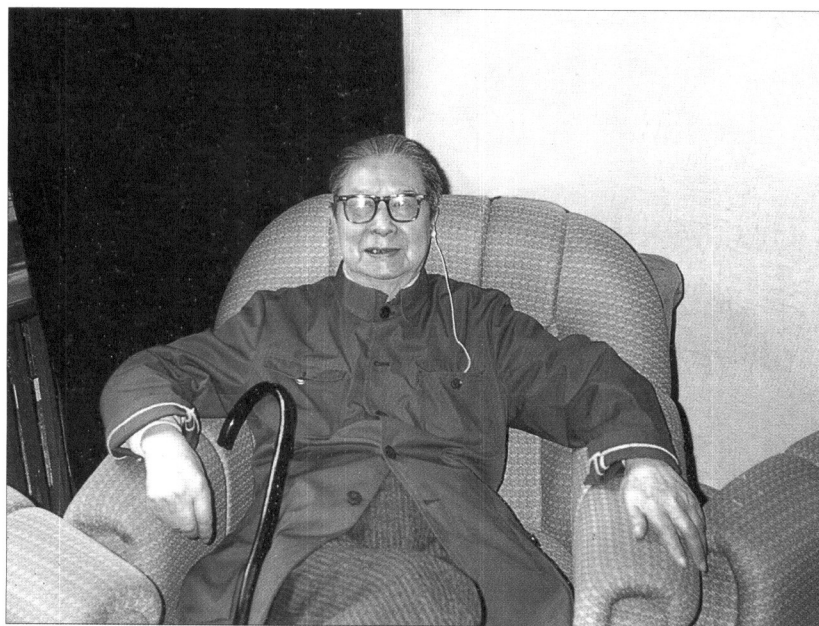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施震 一九八〇年在北京



一九八五年摄于上海寓所



一九八七年摄于上海锦江饭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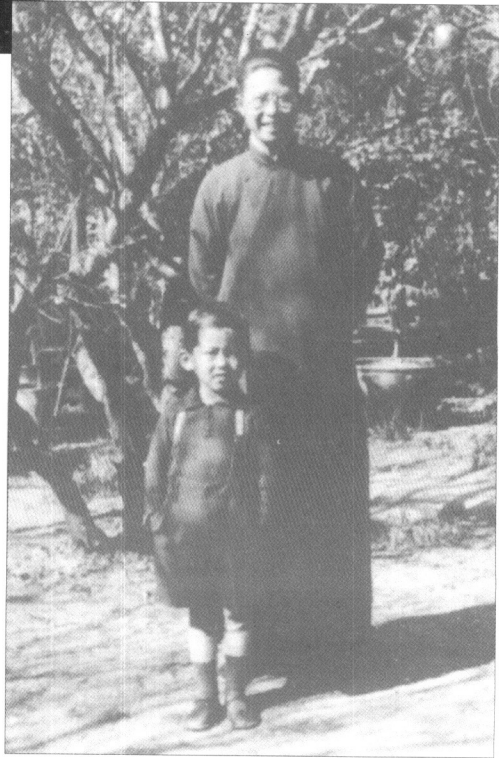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九年十一月，胡乔木、陈至立  
同志与郭豫适教授来访于北山楼书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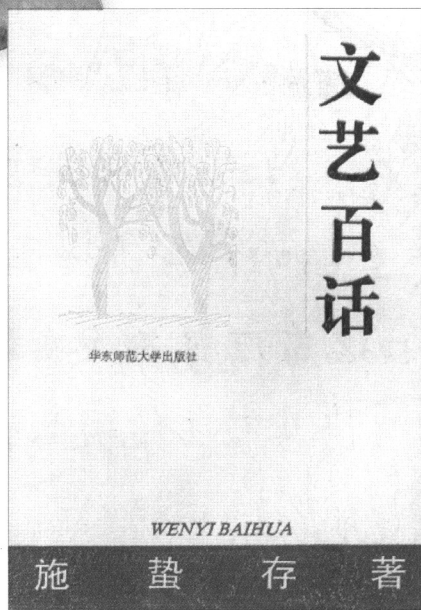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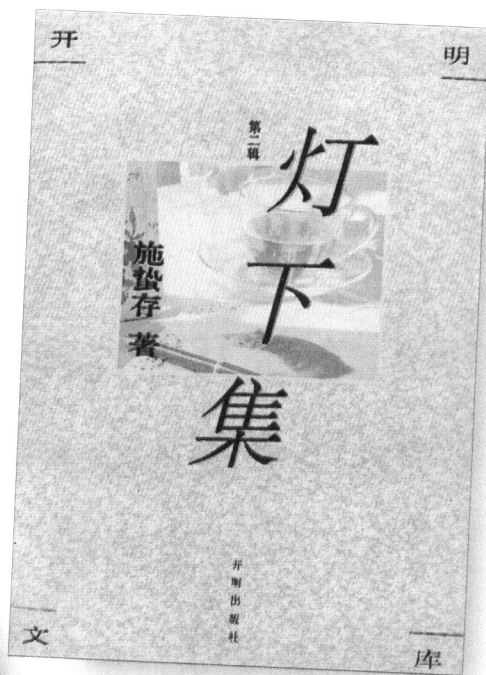
九十大寿时与涂中玉、钱谷融留影。



一九三六年 在杭州



一九三九年 与  
长子施莲 在昆明



《待旦录》、  
《灯下集》、《文艺  
百话》书影。

清如女士(?)

昨以披閱來稿，得你一文一付，真為  
瓊枝照眼，我自新現代雜誌以來，  
頗不自揣，很想借機會幫助一些有希  
望的作家，但是在女流投稿人中却不  
幸未有佳作，更絕對不肯收到過文字如  
你這樣老練的女作者。從這一訪一文  
看來，我真不敢相信你是——區區你  
來代所說的——才從中學畢業的太學初  
年級生。之江大學興文學很有因緣，都  
遠夫在之江讀書，我也在之江讀書，現  
在之江還有汪錦鵬君在教書，再加上你，  
我真覺得母校之極用了。二和塔塔鈴鐺

# 序 言

一九二二年，我十八岁，一个中学三年级学生。在读了许多报刊文学之后，心血来潮，见猎心喜，也学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小说、随笔，冒失地向上海一些“鸳鸯蝴蝶派”文学刊物投稿。最初是屡投屡退，我就以屡退屡投的战术来对付，终于攻进了编辑先生的大门，我的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出现了。

那时候，新文学运动正从发祥地北京影响到上海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小说月报》是上海最大的文学月刊，由恽铁樵主编，这个刊物，在旧文学队伍中，品位算是高级的。另外有一个《礼拜六》，由王钝根主编，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文学周刊，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作品，大多是“卿卿我我”式的言情小说。因此新文学思潮涌到上海之后，首先受到批判的就是“礼拜六派”。

过不了多久，《小说月报》首先转向，改由沈雁冰主编。郭沫若主持的《创造》季刊、《创造周报》也先后在上海印行。《礼拜六》停刊

了。其他一些旧文学刊物也逐渐有所改革，至少在文体上，都在努力向新文学靠拢。于是，我的文学习作，也转向新文学。

我把我的文学生活，定于一九二八年开始。最初的十年时间，即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，是从事创作的时期。在这期间，我写了约七十个短篇小说，才力不济，产量不多，只印出了五个结集。正在计划写几个长篇小说，却被抗日战争阻止了。

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起，担任大学教席，直到一九八六年退休养老，古典文学研究，是我的职责。但在最初的三十四年间，我没有表现过多少成果。现在所搜集到的一些有关古典文学的研究文字，大多是一九八八年以后发表的。

2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八年，是我译述外国文学的丰收季节。我大约译了二十多本东欧及苏联文学。这些译文，都是从英法文转译的，只是为出版社效劳的工作，不能视作我的文学事业。

从一九五九年起，忽然对碑版文物发生了兴趣。卖掉许多线装书，改收碑版拓本，兴之所至，写了不少关于金石碑刻的文字。一九八〇年以后，印出了三四个单行本，还有许多零篇札记，没有发表过。

今年，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好心，为我印一套总结笔耕生涯的文集，我就依照我的写作历程，把我的著述编为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为文学创作，分为小说一卷及散文二卷。第二部分为古典文学研究，分为诗学及词学各一卷。第三部分为碑版文物研究，亦分为二

卷。第四部分为无可归类的杂著,编为一卷。除掉译文之外,我的文字生涯,大约已集中在这里了。

我十分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及其领导同志,使我的许多零篇杂著及久已绝版的作品,能结集在一起,给它们以较长的生命。

施君文

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

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

-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街车随笔       | [ 3 ] |
| 书相国寺摄景后(甲) | [ 7 ] |
| 书相国寺摄景后(乙) | [10]  |
| 寓言三则       | [14]  |
| 稻草人和饿了的刺猬  | [14]  |
| 寒暑计        | [15]  |
| 风·火·煤·山    | [16]  |
| 雨的滋味       | [17]  |
| 鸦          | [32]  |
| 五月         | [37]  |
| 手帕         | [40]  |
| 独笑         | [44]  |
| 名          | [47]  |
| 渡头闲想       | [51]  |
| 赞病         | [55]  |

买旧书	[58]
绕室旅行记	[61]
春天的诗句	[69]
橙雾	[74]
玉玲珑阁丛谈	[76]
小引	[76]
黑魑魑的墙门	[76]
山里果儿	[77]
茶	[78]
酒	[80]
赏桂记	[81]
我的家屋	[85]
浮海杂缀	[92]
别了,上海	[92]
台湾人	[93]
鼓浪屿	[95]
午餐	[96]
路南游踪	[98]
一 引言	[98]
二 到路南县城	[98]
三 县长与衙门	[101]
四 石林之游	[103]
五 龙王会	[106]
六 天生桥与芝云洞	[113]

七 到尾则村	[115]
八 郑保禄司铎之墓	[117]
九 密枝树	[119]
一〇 独石头	[120]
一一 盐·马·米	[122]
一二 宜政	[123]
一三 晚餐与字典	[125]
一四 《民族的创世纪》	[127]
一五 《一个梦》	[129]
一六 《地为什么是皱的》	[131]
一七 《挽歌》	[131]
一八 保罗经典	[133]
一九 革温村的第一个印象	[134]
二〇 一天的服务	[136]
二一 保罗之夜	[137]
二二 太平会	[139]
二三 公房	[140]
二四 归去来	[141]
跑警报	[142]
米	[146]
三个命运	[150]
山城	[158]
他要一颗纽扣	[161]
驮马	[167]

河内之夜	[171]
求签	[176]
栗和柿	[180]
柚子树与雪	[184]
在福建游山玩水	[186]
卖糖诗话	[192]
旅晋五记	[204]
五台赞佛记	[204]
山西的塑像	[205]
山西的唐塑	[207]
艺术与宗教	[208]
沁县文物	[209]
丁玲故居	[212]
石屋水乐话旧	[214]
告存	[216]
石库门房子	[218]
丽娃河	[220]
画师洪野	[221]
记一个诗人	[225]
怀念云南大学	[227]
一个永久的歉疚	[230]
怀念李白凤	[234]
关于鲁迅的一些回忆	[238]

- 一 《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》 [238]
- 二 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 [240]
- 三 一幅漫画像 [243]
- 《现代》杂忆 [245]
- 一 《创刊宣言》 [245]
- 二 “第三种人” [248]
- 三 “现代派”的诗 [253]
- 四 萧伯纳到上海 [259]
- 五 丁玲被捕 [262]
- 六 伐扬·古久列 [266]
- 七 郭沫若的《争座位帖》 [268]
- 八 文章含蓄 [271]
- 九 特大号和专号 [273]
- 十 《现代》的编者 [276]
- 怀孔令俊 [279]
- 最后一个老朋友——冯雪峰 [283]
- 《宝姑》 [292]
- 南国诗人——田汉 [295]
- 震旦二年 [297]
- 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 [307]
- 一 第一线书店 [307]
- 二 水沫书店 [309]
- 三 《科学的艺术论丛书》 [313]
- 四 《新文艺》 [316]